

是聚落?還是溪流?「石頭溪」略說

■高于鈞、盧雪燕

國立故宮博物院藏(以下簡稱故宮)《乾隆臺灣地圖》的今日海山地區,「繪有一條註爲「石頭溪」的溪流,按圖面所繪,這條溪應是圖上某條不知名大河的支流,然而當我們用「內政部地名資訊服務網」搜尋「石頭溪」一詞,卻發現它根本就是一個至遲自乾隆十八年(1753)即已存在的聚落,而非溪流,即便是以圖上其他古今地名的相對位置反覆推敲,也不見任何指涉其爲「溪」的紀錄!這個現象,究竟是乾隆圖繪者的傳鈔錯誤?還是真有此溪?爲找出真相,本文比對幾幅乾隆年間繪製的臺灣古地圖,再搭配方志等史書,繼佐之地理學,一步一步拼湊出「石頭溪」的完整樣貌。

本院 2021 年 4 月推出的「說·古地圖」特展中,103 陳列室展出了一項數位裝置——「走在臺灣的路上」(圖 1),該裝置以北臺灣早期的交通爲主題,透過空拍、GIS 地理資訊系統,與光雕投影技術,呈現故宮院藏《乾隆臺灣地圖》(以下簡稱《乾隆圖》)與國立臺灣博物館藏《康熙臺灣與圖》(以下簡稱《康熙圖》)圖上的南北大路——「新竹—艋舺、故宮的想像路段」。爲呈現「古」、「今」之別,在設定空拍區域之前,製作團隊利用「內政部地名資訊服務網」,搜尋乾隆、康熙二圖南北大路路徑上,竹塹城以北的諸多地名,令人意外的是,當筆者輸入乾隆圖上,位於「鶯哥石」與「尖山」之間,意指某溪的「石頭溪」三字時,卻出現「聚

落名」,而非「溪流」的地名意義。

《乾隆圖》的「石頭溪」三字,註寫在一源出於鶯哥石南某山,西南、東北走向,最終注入一大河的水流旁邊,按圖上其他如「秀朗溪」、「雷裡溪」等之河流標記規則(圖2)判斷,應指該「溪流」之名,但爲何今日只能檢索到座落在三峽河與大漢溪交會處一帶,代表「聚落」意涵的「石頭溪」(含上石頭溪、下石頭溪),而未見任何指涉爲「溪流」的「石頭溪」?倘《乾隆圖》所繪爲眞,那麼石頭「溪」,從圖繪的十八世紀中期迄今,二百餘年間,究竟有何變化?「溪流」消失,而成爲今日聚落的專名又始於何時?本文以「石頭溪」一詞爲主題,透過所見古地圖、史籍的相關描述,一方面說明「石



圖1 走在臺灣的路上─北臺灣輿圖互動裝置 數位資訊室提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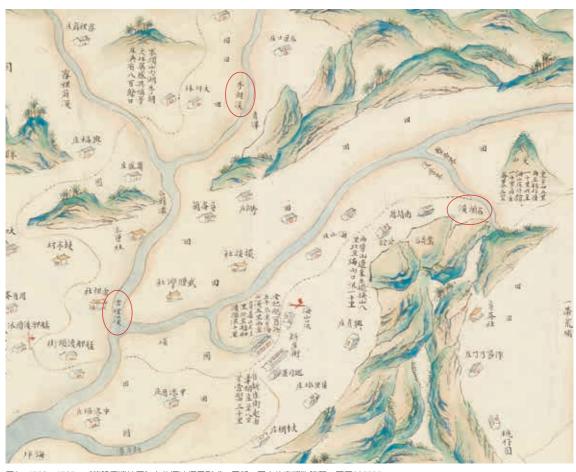


圖2 1762~1765 《乾隆臺灣地圖》上的河流標示形式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020795

頭溪」在不同時期的指涉意義,而另一方面,則 就該地自然地理特色,嘗試解釋及說明今日「石 頭溪」溪流消失的原因。

文獻裡的「石頭溪」

一、史籍

筆者檢索中研院臺史所「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」,²發現載有「石頭溪」一詞之史籍總計10種(14筆資料),依其內容大約敘事年代的先後順序,列如表一,說明如下。

按表一可知,早在距今約三百年以前,「石頭溪」一詞即以「番」、「漢」界線的立碑之

地,出現在首任巡臺御史黃叔璥(1682-1756)的重要著作—《臺海使槎錄》之中。表列 14 筆資料之中,聚落、溪流意義的「石頭溪」兼 而有之,其中《淡水廳志》之「石頭溪自乾隆 二十四年(1759)大水沖壓,今爲旱溪」的說 法,證明至少在 1759 年以前,海山地區便存在 著以「石頭溪」爲名的溪流,但在《淡水廳志》 撰修的當下(1871 年左右),石頭溪是沒有水 流的,不過石頭溪處於「旱溪」的狀態也非恆 常,因爲在十九世紀末,以及二十世紀初撰著 的《清會典》(光緒)、《清史稿》裡,皆有 磺溪納石頭溪後向東北流的紀錄,換言之,除

	史籍	敘事年代	石頭溪相關記述
1	《臺海使槎錄》	1723 年以前	番界立碑之地 (可能指溪流)
2	《續修臺灣府志》	1760-1762	淡水廳下轄之「石頭溪庄」(指聚落)
3	《臺灣采訪冊》	約 1829-1830	全臺軍制條「北路淡水營西至石頭溪與北右營交界三十五 里。」(可能指溪流)
4	《淡水廳志》	1871 以前	山川條下記「石頭溪」,以及「石頭溪自乾隆二十四年(1759) 大水沖壓,今爲旱溪。」(指溪流) 街里條下記「石頭溪庄」(指聚落) 水利條下記「上至石頭溪,下至三角埔。」(指聚落) 列女條下記「石頭溪石毓寬妻」(指聚落)
5	《臺灣府輿圖纂要》	1871 以前	淡水廳輿圖冊下坊里條記「石頭溪庄」(指聚落)
6	《臺灣兵備手抄》	1872-1873	艋舺營所轄地方洋面程途里數記「南至北路右營霽裡汛以石頭溪 交界三十里,離竹塹城一百里。」(可能指溪流)
7	《清會典臺灣事例(光緒)》	1896 以前	臺北府圖下記「磺溪出府治南山,合石頭溪東北流。」(指溪流) 3
8	《臺灣私法物權編》	1901-1911	「石頭溪水田一段」 (指聚落)
9	《清史稿臺灣資料集輯》	1911 年以前	地理志—臺灣「磺溪,出府治南山,合石頭溪,東北流。」 (指溪流)
10	《臺灣通史》	1918	「上自石頭溪,下至三角埔。」 (指聚落)

聚落石頭溪一直存在著之外,至遲在二十世紀 初,溪流「石頭溪」並未消失。⁴

二、古地圖

除史籍之外,《乾隆圖》(故宮院藏)、⁵《臺灣民番界址圖》(以下簡稱《界址圖》,中研院史語所藏)、⁶《臺灣田園分別墾禁圖說》(以下簡稱《墾禁圖說》,性質頗近《界址圖》,北京故宮博物院藏)、⁷《十八世紀末御製臺灣原漢界址圖》(以下簡稱《原漢界址圖》,私人寄存臺灣歷史博物館)、⁸《臺灣府汛塘圖》(以下簡稱《汛塘圖》,大英圖書館〔British Library〕藏)、⁹《臺灣汛塘望寮圖》(以下簡

稱《望寮圖》,大英圖書館藏)¹⁰ 等六幅古地圖 也都在圖面上註寫「石頭溪」字樣,¹¹ 依地圖表 現年代的先後順序列如表二說明。

按表二,「石頭溪」一詞同樣具有聚落與 溪流兩種意義,《乾隆圖》繪註溪流,但無聚落; 《汛塘圖》雖然也有與《乾隆圖》相似的溪流形 貌構圖,但只註聚落「石頭溪」,不記溪流名稱; 《界址圖》與《墾禁圖》有著幾乎完全相同的構 圖,但前者明確分註聚落、溪流石頭溪,而後 者則僅註聚落,忽略溪流名稱。至於《望寮圖》 與《原漢界址圖》,前者註有「石頭溪望寮」, 後者僅註「石頭汛」三字。

	地圖名	年代	石頭溪標註	石頭溪周遭資訊
1	《汛塘圖》	1735-1759	石頭溪	 位在南北大路上,向南海山庄,向北海山汛(新庄街在南, 興直庄在北)。(圖3) 附近南北大路穿河過(河的支流)
2	《界址圖》	1760 或以前	石頭溪、石頭 溪原定界	 位在南北大路上,向南下南靖厝,向北依序三座厝、海山 庄、埤頭角、興直庄、海山汛。(圖4) 附近南北大路未與河交錯
3	《乾隆圖》	1762-1765	石頭溪	 標註一水流旁 石頭溪以北南北大路經過村落自南向北依序南靖厝、公館、海山庄、海山口汛、新庄街(興直庄離路較遠,但在新庄街南)。 附近南北大路穿河過(河的支流)
4	《望寮圖》	1775-1786	石頭溪望寮	 位在南北大路上,向南尖山望寮,向北海山口汛。(圖5) 附近南北大路穿河過(河的主流)
5	《墾禁圖》	1784	石頭溪	 構圖與《界址圖》相仿,可能參考《界址圖》繪成,但已 無如《界址圖》般,在一特定水流上註「石頭溪」三字的 標記。(圖 6) 附近南北大路與河平行
6	《原漢界址圖》	18 世紀末	石頭汛	 位在南北大路上,向南尖山庄、尖山隘寮,向北海山汛、海山庄,附近聚落東有三座磨,西有南靖厝、頂南靖厝、直興庄。 附近南北大路與河平行(圖7)

分析表一、二可知「聚落」石頭溪被記錄的數量高於溪流許多,足見其被關注的程度顯然亦高出許多,但為何《乾隆圖》不記?底下筆者一方面以年代與《乾隆圖》相近,且之於石頭溪表述相對完整的《界址圖》,兩相比對(僅限於海山地區一帶),期能釐清十八世紀中石頭溪的完整樣貌,另一方面則藉由闡述海山一帶特殊的網流地形,結合劇烈天候——颱風的可能影響,爲《乾隆圖》不繪記聚落石頭溪,提出較合理的解釋。

比較《界址圖》與《乾隆圖》的石頭溪

除繪者個別的主觀意識,或遭逢劇烈天候 變化的特殊狀況之外,一般來說,相同地域, 且年代相仿的地圖,其自然地理景觀的描述,客觀上應不致於有太大差別。《界址圖》,據研究應是閩浙總督楊廷璋(1689-1772)爲清釐番界時,聘人所繪,旨在表現原、漢分界(藍線代表新界,而紅色則代表舊界),成圖約在乾隆二十五年(1760),與呈現傳統陸路和水師的防守管轄狀況的《乾隆圖》相去不遠。

石頭溪所在的海山一帶自然景觀,尤其是 水文,《界址圖》與《乾隆圖》乍看之下似乎 不同,但若以南北大路爲基準,發現構圖其實 差別不大,首先是兩圖皆有繪一流貫海山地區, 近「一」字形的南北向水流,其次是右下繪一 西南、東北流向的小支流匯入,《界址圖》直 接在主水流上註寫「石頭溪」,而《乾隆圖》 的「石頭溪」三字則註寫在小支流旁。

雖有主、支流的區別,但由於《乾隆圖》 上尖山到雷裡溪之間那一段接近南北向的水 流,並未標記任何名稱,因此,支流石頭溪可 視爲其上游,進一步說,從尖山到雷裡溪一段, 其實就是「石頭溪」,按此,《界址圖》與《乾 隆圖》對溪流「石頭溪」的描繪基本一致,符 合前文年代相仿地圖,自然景觀不應有太大差 異的論述。

《界址圖》與《乾隆圖》自然景觀相似,但人文景觀差別卻不小,前者自尖山向北,沿著南北大路,依序有尖山庄、下南靖厝、石頭溪、三座厝、海山庄、海山公館、碑頭角、海山汛、興直庄等九處,而後者除無石頭溪外,13也不見尖山庄、三座厝、碑頭角;還有南靖厝、公館、海山汛,《界址圖》記曰:下南靖厝、海山公館、海山口汛,其餘海山庄與公館(或

是海山庄與海山公館)的南、北相對位置也不 相同。

如前述,《界址圖》旨在表述、界定漢人 開墾的範圍,從藍線(代表新界)尖山腳界以 北,貼著溪流石頭溪前行的狀況來看,官方訂 定的漢人開墾區域,是不能越過石頭溪的。還 有,《界址圖》在石頭溪上游支流匯入附近, 註寫的「石頭溪原定界」六字,基本印證了《臺 海使槎錄》裡,以石頭溪爲番界「立碑之地」 的說法。或許正如前述《乾隆圖》的繪圖目的, 與《界址圖》不同,因此我們在兩河交會處, 支流石頭溪兩側看到「塹營界」(南)、「淡 營界」(北)標記,除再次印證《乾隆圖》的 目的性之外,更證明十八世紀中,淡水、竹塹 兩營,以支流石頭溪爲戍守防務界線的事實, 與《臺灣采訪冊》、《臺灣兵備手抄》敘述 (見表一)相吻合。



圖3 1735~1759 《臺灣府汛塘圖》 局部 大英圖書館藏 取自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,《方輿搜覽:大英圖書館所藏中文歷史地圖》,頁290



圖4 1760或以前 《臺灣民番界址圖》 局部 ©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品



圖 5 1775~1786 《臺灣汛塘望寮圖》 局部 大英圖書館藏 取自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,《方輿搜覽:大英圖書館所藏中文歷史地圖》,頁 295-307。



圖6 1784 《臺灣田園分別墾禁圖》 局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取自林玉茹、詹素娟、陳志豪,《紫線番界:臺灣田園分別墾禁圖說解讀》, 2015,頁63。



圖7 18世紀末 《十八世紀末御製臺灣原漢界址圖》 局部 臺灣歷史博物館寄存 取自葉高華編:蘇峯楠地圖繪製,《十八世紀末御製臺灣原漢 界址圖解讀》,臺南: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,2017,頁40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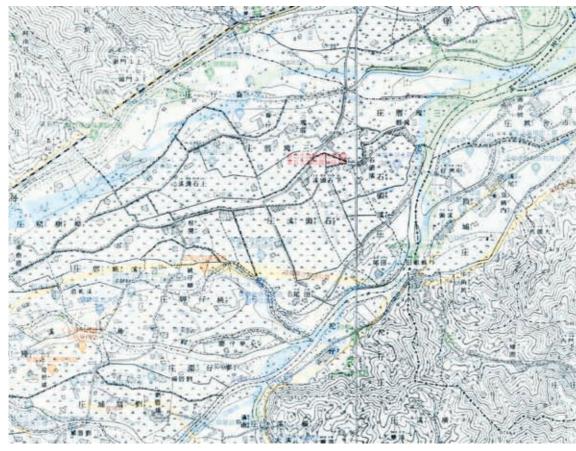


圖8 1904年《臺灣堡圖》與今日google地圖疊圖,可見當時大嵙崁溪(今大漢溪)走的是今日三峽河的河道。 取自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GIS專題中心,《臺灣百年歷史地圖》:http://gissrv4.sinica.edu.tw/gis/twhgis/,檢索日期:2022年3月23日。

網流地形與多變的石頭溪

《界址圖》證明至少在 1760 年前後,溪流石頭溪不但真實存在,而且還是海山地區原、漢之間的重要分野,《乾隆圖》雖無繪類似的「藍色」線條,但構圖相似,河面塗上均匀的淡青色,看不出任何像是《淡水廳志》(1871):「今爲旱溪」模樣(見表一)。前文提到二十世紀初仍有溪流石頭溪的記載,以之查索今日地圖,卻又查不到石頭溪爲名的水流,不同時期史籍、古地圖,對於溪流石頭溪的表述,似乎存在矛盾,還有《界址圖》裡繪出的南北大路上,包含石頭溪在內的幾處聚落,也不過才經

過兩、三年間,爲何就消失在《乾隆圖》之中, 凡此種種,該如何解釋?

除水文外,《乾隆圖》也在海山地區繪有幾座山巒,例如「鶯哥石」,以此為準,往東,有南北大路,再往東則是溪流石頭溪主流,古來水流易因強降雨等天候因素改道、消失,但山巒位置一般變動不大,以 Google 地圖查索之,發現今日的大漢溪居鶯哥石之東,再往東,與三峽河交匯一帶,就見到了「石頭溪」(含上石頭溪、下石頭溪),以及「南靖厝」、「三塊厝」¹⁴等古地圖曾經出現的聚落名,此與表二列舉的六幅古地圖,像是石頭溪等聚落皆沿著南北大



圖9 按1904年《臺灣堡圖》 繪製之舊大嵙崁溪河道、 三等道及今日之石頭溪、 北大特區及鶯歌石等參考 點。 作者繪



圖10 查詢地質資料,可見本區為大漢溪流域沖積而成的現代沖積地層。 取自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,《地質資料整合查詢》:https://gis3. moeacgs.gov.tw/gwh/gsb97-1/sys8/t3/index1.cfm,檢索日期:2022年3月14日。

路分布,居大河之西的相對位置顯然不同。

《淡水廳志》裡提到溪流石頭溪曾在 1659 年遭「大水衝壓」,大水原因,志書裡並沒有特別說明,近人陳國彥對清代侵臺颱風的研究證實:「乾隆 24 年 9 ~ 10 月,南靖曆大水」,¹⁵ 與《淡水廳志》裡提到的石頭溪遭「大水衝壓」的時間點相當吻合,「大水衝壓」應該就是當 年襲臺颱風所造成,《界址圖》裡的「下南靖厝」 與「石頭溪」分繪在南北大路兩旁,位置可說 相當接近,假若南靖厝大水,石頭溪難道能倖 免?我們不妨大膽假設,《乾隆圖》不繪石頭 溪的根本原因,即因爲當時的聚落石頭溪,因 大水滅頂、消失,換言之,《乾隆圖》繪圖的 當下,根本就沒有「石頭溪」的這個聚落存在, 因此不註聚落石頭溪相當合理。

近人撰著《三峽鎭志》提及,大嵙崁溪至 三角湧附近,因平原低平寬闊,故形成網狀河 道。大嵙坎溪,大漢溪舊名;三角湧,今三峽, 因位在三峽溪、大漢溪,以及橫溪會合的三角 平原而得名。網狀河道,按字面上的意思指的 是流路如網狀的河流,一般來說,這類河道, 多出現在沖積扇、泛濫平原,由於流經地形平 緩,故而往往因爲大水衝壓、漫溢,導致原河 道流向改變,甚至消失,本文主述石頭溪所屬 的海山一帶,基本上也就大致位在這種「網流 地形」區域。

表二舉列六幅分屬十八世紀中至末的古地圖,其繪註的海山一帶南北大路,有時與溪流交錯,有時又與溪流平行,短短的五十至六十年間,「水流」與「道路」的變動如此之大,與「網流地形」的多變河道肯定有關,就聚落的相對位置來說,成圖年代較早的《汛塘圖》,石頭溪居海山庄之北,而其餘四圖皆繪在海山庄之南,倘不考慮誤植,那麼聚落石頭溪 1759年因水患淹沒、消失,其後居民視河流改道情

況,再次聚集成「庄」,導致位置改變,也未 必不可能。

六幅古地圖所繪海山地區河道、聚落的差異,能以網流地形來說明、解釋,那麼今日石頭溪、南靖厝居大漢溪之東,與乾隆時期的古地圖之居河之西又該如何解釋?筆者以 1904 年《臺灣堡圖》之海山一帶,套疊今日 Google 地圖,除可見本區河流具網流特徵之外,16 還發現當時大嵙崁溪走的竟是今日三峽河的河道,因此我們知道大漢溪主流在 1904 年後改道,往西北偏往鶯歌、山佳,以致於乾隆時期位在大河之西的南北大路,以及如「石頭溪」、「南靖厝」等聚落,位置遂轉而成爲今日的大河(大漢溪)之東了。(圖 8 ~ 10)

小結

石頭溪,從字面上的意思來理解,自然是 多礫石之處,本文透過幾幅乾隆時期臺灣古地 圖的相互比對,以及參就地方志,確認「石頭 溪」曾經分別指涉溪流與聚落,溪流由於曾經 是官方認定的原、漢天然界線,連帶使得依溪



圖11 石頭溪地區的空拍畫面 數位資訊室提供 作者後製

聚集成「庄」的聚落石頭溪,不但成爲邊防要地,進而也影響南北大路的走向,成爲路上的重要據點。隨著時間推移,因溪流遭洪水,以及因爲地處網流地形的緣故,河流不斷改道,溪流石頭溪之名,時而存之,時而消失,慢慢地便不再使用了,而以「石頭溪」爲名的聚落,雖也可能因水患未必固定在某一區域,但「庄」名則流傳沿用至今。

時光荏苒,滄海桑田,今日的石頭溪一帶 因大漢溪整治,以及都市發展,我們再也看不 到曾經如網般,交織在大地上的點點水流,更 不可能見到古時的處處石礫,然而從《乾隆圖》 等文獻之於石頭溪的不同描述,我們看到先民 順應自然環境,並與其相依相存的歷史進程, 而隱藏在此地名背後的邊防、交通,甚至劇烈 氣候下曾經發生的一幕幕歷史故事,則緩緩沁 入今人心中。(圖 11)

本文係由盧雪燕根據高于鈞〈有圖有真相!?以圖 文對照與地理學方法考證「石頭溪」地名源流〉未 刊稿改寫。

> 高于鈞為國立歷史博物館教育推廣組研究助理 盧雪燕任職於本院書畫文獻處

註釋:

- 1. 三峽及樹林鎮一文按王世慶,〈海山史話(上)〉,《臺北文獻》,37 期(1976.9),頁 49-132,對海山庄之說明,定義本文討論之海山地區約為今新北市樹林區、三峽區、鶯歌區、新莊區一帶。
- 2. 檢自中研院臺史所檔案館,《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》http://tcss.ith.sinica.edu.tw/cgi-bin/gs32/gsweb.cgi/ccd=HkAYTN/search#result(檢索日期:2021 年 11 月 28 日)。
- 3. 此處之「磺溪」,極可能是今日的「橫溪」。
- 4. 除表一列舉史籍外,以日文撰寫的《樹林鄉土誌》,則詳細記錄了日治時期石頭溪地名的涵蓋位置,及其因河道流面多石頭的命名由來。 參見(日)張福壽,《樹林鄉土誌》(新北:海山學研究中心,1925),頁 18,檢自《海山學研究中心》http://library.haishan.ntpu. edu.tw/%E6%A8%B9%E6%9E%97%E9%84%89%E5%9C%9F%E8%AA%8C/(檢索日期:2021年6月6日)。
- 5. 參見盧雪燕、劉欣欣、許智瑋、黃景彤,〈《臺澎圖》、《沿海岸長圖》為黃叔璥所繪考: 附故宮現藏北平圖書館新購輿圖比較一覽表〉,《故宮學術季刊》,31 卷 3 期(2014 春),頁 156-159。
- 6.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歷史文物陳列館,《臺灣民番界址圖》(局部)http://museum.sinica.edu.tw/collection/19/item/75/(檢索日期:2021 年 8 月 7 日)。
- 7. 参見林玉茹、詹素娟、陳志豪編, 《紫線番界:臺灣田園分別墾禁圖說解讀》(臺北: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,2015)。
- 8. 參見葉高華編,《十八世紀末御製臺灣原漢界址圖》(臺南: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,2017)。
- 9. 參見謝國興主編,林天人編撰,《方輿搜覽——大英圖書館所藏中文歷史地圖》(臺北: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,2015),頁 290-291。
- 10. 葉高華編,《十八世紀末御製臺灣原漢界址圖》,頁 294-307。
- 11.《原漢界址圖》記「石頭汛」,非「石頭溪」,葉高華書認為是筆誤。
- 12. 直興庄,可能是興直庄誤寫。
- 13.《乾隆圖》在「海山庄」三字南北各繪一屋,與該圖聚落大皆僅繪一屋的規則有別,是以或許也有可能其中一屋未必指的是「海山庄」,但是否是「石頭溪」聚落則不得而知。
- 14.《界址圖》系列三圖註「三座厝」,筆者推其應是「三塊厝」舊名。
- 15. 參見陳國彦,〈清代侵台颱風災害之初步研究〉,《師大學報》,26期(1981.10),頁390,表三:載「1759年,9~10月,南清曆大水」。
- 16. 從圖面來看,大嵙崁溪(今大漢溪)在流過鳶山後,便分岔為數條溪流,每條溪流又再分岔、會合、分岔,一直到新莊才又會合成大嵙 崁溪。